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 六十至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 李采

主事銜臣 徐以坤 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 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 高中

謄錄監生臣 倭元賦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

明 賀復徵 編

記一考工

吳訥曰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云記以善
叙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
議論后山亦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
竊嘗考之記之名始于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

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游山諸記
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于中至
柳之記新堂鐵爐則議論之詞多矣迨至歐蘓而下
始耑有以議論為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為言也
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日月之久
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
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
之記書錦堂蘓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

學篇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為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也學者以是求之則必有以得之矣復徵曰記如絲之有紀謂編事寔以備遺忘也按記有序事有兼雜議論今列為二體外有排體韻文體律體托物寓意體皆為別體又有墓碑記墳記塔記則皆附于墓誌之條茲不復列

復徵曰考工記一書獨造單行象形制物莫可端倪

郭羨命云周漢而上工絕技而文絕調記之所考吾能徵之矣洵然今錄其多半為作記之祖

考工記自首至周人上與皆記者之本文也凡六條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

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與讀預執勢同

飭音勑辨皮
蒐反長上聲

粵無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

無鏄也非無鏄也夫人而能為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

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

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粵古越鑄
音博下倣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

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

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

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知去聲燦
鑠同音朔

橘踰淮而北為枳

鶴鵠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

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

之角荆之幹粉胡之筭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

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

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橘音菊枳音只

貉音鶴汎史記云與鳩同謂汎江也陸氏誤音問舊註因釋云魯地非也粵古越粉音墳筭音感上聲泐音勒

澤音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

輿

論車

凡二條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祕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廸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

之數秘音秘兵
殳音殊尚朱反
首音囚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

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
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
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苦登弛也故兵

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
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軛崇三尺有三寸也加
軛與轢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燭音卜屬音
戚音感庳

去聲卑音阤
軛音𩫑
轢音卜

輪人 凡十三條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
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
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轂音谷 輻音福 牙音福
讀訛音亞下倣此望而眠

其輪欲其悞爾而下迺也進而眠之欲其微至也無所
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眠之欲
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
而眠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眠古視後
倣此悞音

覓逃音以圓即俗圓後倣此擊音削肉稱並去聲眼音懇惻音稠

其轂之正

也察其苗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

綆音梗

蚤音爪同

凡

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敵轂

小而長則祚大而短則摯

稹音整

轂音耗祚音責

是

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樟其漆內而中塗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轂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

為軺

參三同後倣此訛音屈防音勒捎音消轂素口反去上聲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

施膠必厚

施筋必數

擣

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

之善

數音朔情音調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杌雖

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

也

鑿音造曹報反後倣此杌音兀

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

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

之濂也

竑音宏殺去聲濂音沾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骭圍孫

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紮而固不得則

有紮必足見也

散音皎
聲後微此熱音孽

六尺有六寸之輪

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綆音梗

凡為輪行澤者欲

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顛於鑿

杼音杼直呂反
搏音圃瓶音杏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

之用火之善

挫牙卧反

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

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

也量其數以黍以眠其同也權之以眠其輕重之侔也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萬矩同縣古態

輿人

凡三條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據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

稱去聲隧音遂較音角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軼圍

參分軛圍去一以為轄圍樹音對 圈者中規方者中矩

縣古懸

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推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飭車欲

侈

弇音揜

輶人

凡七條

輶人為輶輶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駕馬之輶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斂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軛前

十尺而策半之

輶音舟深去聲下同
軺美同
帆紀同音犯上聲與前軺異

凡任木

任正者十分其輶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軼圍十分其輶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凡

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

遲孫讀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

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

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阤必縕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擎音至與前擎不同阤音距阤音底猶音秋

是故輶欲頌典

輶深則折淺則負輶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輶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袴不敝此唯

輶之和也

頌音懸與肯殄捷蹇同契詰結反音挈需舊音奴亂反即暖去聲也朱氏音須咄按絕人之需

弓人之需皆與軟同則此亦當作軟且與義叶

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輶猶能

一取焉良軒環濶自伏免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濶謂之

國軒

濶音醜又子削
反帆音犯上聲

冶氏

凡一條

治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鋟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鋟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鋟

鋟音挺垸音

音丸倨音據句讀
鉤音溝鋟音劣

桃氏 凡二條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
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
廣而圍之臘 錄音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鉶謂之上制上

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鉶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
長三其莖長重五鉶謂之下制下士服之鉶 錄音

鳬氏 凡六條

鳬氏為鍾鳩音扶鍾本宜鐘周禮全經皆作鍾今從之 兩轂謂之銑銑間

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止謂之舞舞上謂

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

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擁謂之隧

樂音鬻鉦音鮮上聲

于平聲鉦音征縣古懸
旋去聲後倣此擁音鼎

十分其鉦去二以為鉦以其

鉦為之鉦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

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

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

在下以設其旋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

之所由興有說

弇音掩
說如字

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

柞弇則鬱長角則震

柞即策
音責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

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

短則其聲疾而短間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間為遂

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函人

凡四條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

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屬音燭諸本音注然荀子衣三屬之甲音入聲

則與相連屬
之義合也

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

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

堅已敝則撓

重上聲鋟音
斷摯音至

凡察革之道眠其鑽空欲

其窓也眠其裏欲其易也眠其朕欲其直也橐之欲其

約也舉而眠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齡也

眠古視空
音孔窓音

宛橐音高
齡音介

眠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眠其裏而易則

材更也眠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

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齡則變也

鮑人 凡二條

鮑人之事望而眠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

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迺也眠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

欲其藏也

荼音徒搏音圃
巡音以著入聲

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

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

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

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

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慢也卷而搏之而不迺則

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

不瓶

幹音緩。腥音渥。乙角反。需軟。

同信讀仲幙音剪瓶音谷

畫績

凡二條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績繪

同音漬。黼音府。黻音弗。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

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
績之事後素功

圓即俗圖
蛇同

幌氏凡一條

幌氏凍絲以沈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
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凍帛以欄為灰渥淳其
帛實諸澤器滌之以蜃清其灰而盞之而揮之而沃之
而蓋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盞之晝暴諸日夜宿
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幌音芑舊本作幌誤蓋幌為巾幕之屬也凍音練沈音稅

漚音歐去聲暴曝同攔音練
澑當作涅蜃音純益音祿

矢人

凡三條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弗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
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
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竒厚為之羽
深鏃音侯弗音弗殺矢之殺入聲殺水之以辨其陰
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
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鍊十

之重三垸

夾音甲比去聲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

鋌音挺垸音丸

則紓中彊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
眠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眠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筭欲

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疎同疎欲稟

俛音俯紓音
迂音去聲趨

梓人凡九條

梓人為荀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
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為荀虞

音踏眠視同稱相
並去聲搏音圓

外骨內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筭音筭虞音舉羸裸同

紆音迂脰音豆注音呪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

大胷躍後大體短豆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豆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間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

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弁音衍豆即腫喙音毳又音呪吻音泯又音刎數舊音促昭按正韻音促密也密目殊無謂又音朔疾也頻也屢也當音朔之為是顧音慳搏音圓

凡攬網援簾之類必深其

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穢爾如委矣苟穢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

鳴矣

攬音脚韻舊音色界反即殺去聲昭按正韻削也減也衰小也與牙不侔又入聲音生殺之殺牙利

則能殺物當音殺入聲幕筮下從口一本下從石音噬昭按正韻無此字皆臆度之音然噬從口在旁此簷亦

當從口在下方與噬同音義

梓人為飲器 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
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
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寔不盡梓師罪之觚音孤
鄉音向

梓人為侯 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
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縚寸焉个音

個續
音云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

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
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
彊飲彊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臨音海女汝
同詒貽同

盧人

凡五條

盧人為盧器戈祕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
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秘音秘殳音
殊音因

凡兵無過三
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

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柙刺兵搏轂兵同彊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彊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句音勾彈音旦蜎音袁柙音皮搏音圃擊音旦校音狡傳音附 凡為爻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為首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

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眠其蜎也免諸牆以眠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眠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眠視同蜎音
索免音救

匠人 凡十二條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檠以縣眠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

夕

縣古懸檠泉同景雖
古影字此寔音頭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
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軌塗音癸同

夏后氏世室堂

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
牕自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

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

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盛音成重平度音鐸

室中

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度以軌
廟門容大扃七个闔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

五个應門二徹三个

塗塗同扁音綱撮

內有九室九

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

治之

嬪音貧上分平
下分去聲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

城隅之制九雉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塗以爲諸侯經塗野塗以爲都經塗

塗塗同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洫呼滅反耜音似耦音耦

毗
吠
同
音
犬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

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凡天下之

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稍溝三十里而

廣倍

埶同防音勒屬音
注孫遜同稍音消

凡行奠水罄折以參伍欲

為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滛之

奠讀停折之設反句
音溝埶同漱音軟

凡為防廣

與崇方其納參分去一大防外納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凡任索約大沒其版謂之無任網 教 同音晒 大沒之大音泰 菁屋參分瓦屋四分困

窮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

尺崇三之

菁 音戚 因 音膝
窮 害 同 涂 塗 同

車人

凡四條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幅長一柯有半

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行澤者欲短轂行
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轂行山者
仄轂反轂則易仄轂則完

轂音柔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

為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

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

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

柏車二柯

綆音餅

凡為轂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

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微轂同音鬲

弓人

凡二十條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

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

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櫟次之櫟桑次之櫛次之木

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

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折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

幹之道蓄栗不弛則弓不發

櫟音意櫟音掩相去聲鄉音向折音昔執勢同蓄音

忠栗
音列

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者薄犀牛之角直而澤

老牛之角紓而昔疚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
而豐末夫角之本處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
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

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

剗而不休於氣是故胞胞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

徵也

剗去聲網殺同入聲紓音珍昔錯同入聲疚音觀
腦同休煦同執勢同畏古限胞音翠即俗脆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凡相

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紲而搏廉鹿膠青白
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
不能方昔 紲 音見上 搏 音圃 飼
音耳上聲 昵 音 恝 入聲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

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

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剽 音
栗

漆欲測絲欲沈得

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 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

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濬冬析幹則易春液
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

不流水析濁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真音定析音
昔濁音醞二

則合之合
俱當作洽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

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彊彊者在內

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憺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

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

荼當作舒憺音詹帑音如
奴下同一本作帑音如

需軟
同

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

斲擊必中膠之必均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

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

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遂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挾恒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

數音促
聲中從月非從日
至需軟同恒音亘去
解音絞繼音屑

今夫芟解中有變

焉故挾於挺臂中有柵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芟音爻上聲解去聲剽音剽 搶幹欲孰於火而無羸搶角欲孰於火而無燄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

擒矯同孰熟同羸音盈燄

即燭音尋
鬻煮同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

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

凡為弓方其竣而高其柵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柵之弓末應將興為柵而發必動於網弓而

羽網末應將發

樹音附畏隈同敝蔽同宛音
碗上聲網音晒羽扈同音戶

弓有六

材焉維幹彊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

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參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

三侔膠三鈚絲三邱漆三蚪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參三同黨音張除庚反有參之有陸氏云當作又鈚音劣邱音池蚪音語
為天子之弓合

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

為之危矢

茶當作舒勢同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

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中去聲應音願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庚之屬利射侯與戈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

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庚音

大和無濶其次筋

角皆有濶而深其次有濶而疏其次角無濶合濶若背手文

角環濶牛筋黃濶麋筋斤蠖濶和弓轂摩

濶音醜又子削反黃音焚

斥尺同蠖馬郭反轂古擊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

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記二叙事體後同學宮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唐劉禹錫

初大歷中名儒張籍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

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汚蠕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
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國學上言遽
賜千萬時祭酒肆寔尸之博士公肅寔佐之國庠重嚴
過者必輒遂以羨羸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
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
而潔滑背施陰闌使眾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
覩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
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讐校既精白黑彬班瞭然飛動

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
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
縫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
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
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
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詠以時切切祈祈不邀不嬉庶
乎邁人來采我詩時余為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開
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文志

吉州學記 宋歐陽修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

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湏其久而後至于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

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
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
遊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闊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
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
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
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
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湏遲久之功至
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

不得久其職而躬親其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
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
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
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
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
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
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
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咏

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
諸其廡以俟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
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入政學始
大成而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厥之後
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至是富公始與吳邑
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

泮池構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
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桷三百八
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塗枕墁陶甓稱是祈於久故
爽而不庳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
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
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本
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
故其習之也易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或

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
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
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其為惡
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太
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
說云布在方策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治斯民
暢皇極序彝倫者舍此而安適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
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袁州學記 李觀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
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
城已弦誦聲倡而不和教泥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
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才放失
儒效闊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州陳君某聞而是之
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陥隘不足改為廻營治之東北
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

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
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旰江李覲稔
於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麌六國
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
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云耳孝武乘豐
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
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
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

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
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
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
其美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
憂

豐潤縣儒學射圃記

明崔訛

史銑曰吾嘗學射禮焉其進退也楫其執弓矢也審其
處勝負也讓傳曰道也者不可湏臾離也夫君子之於

天下也必中節而後可以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故先王隨事而為之節文折其傲與惰之氣而養其敬習之而性成而德立矣豐潤寧生官來言曰豐潤儒學故有射圃焉縱步之七十丈橫十有三丈成化中射堂暨垣毀鄰有武人盜其地為居弘治中諸生議復之無能治武人者甲戌秋董御史按畿內折枉茹強民抑以伸諸生仲前議御史下興州指揮魯清豐潤知縣邢良驗之果寔毀居為圃閱一歲知縣建堂三楹築階樹俟作垣

以衛樹槐以表學之北民亦侵地五畝遂復之必刻石
於圃後其庶有鑒哉史銑曰爾諸生知御史暨知縣之
志乎存其地將以修禮也修其禮將以育才也是故才
莫貴於德禮莫大於射又曰御史山東董建中字商民
邢知縣者字宗善汝南人

畧陽縣遷建廟學記 何景明

正德己卯春余董學事由徽州入陝浮白水江下畧陽
視其城中卑江水西來衝之多激流迅湍欹折崩坼而

學宮正居其卑夏縣書報江溢大水城陷學宮悉沒副使寧波呂君充中時按治關南乃行縣躬詣其地剔視之則堂壇塾為沮洳廡蕩於沙石矣遂集衆謀曰茲地卑甚不可復即復終能免患耶於是使同知何子竒率學官張誦諸生羅江劉儀等改卜相其利宜圖惟久遠獲地於縣治之北抗敵可宮考兆曰吉僉謨畢詣君乃擇委漢中衛知事金坡治其工又發贖金三百餘付之坡程諸匠作鑿石伐材拓荒闢穢經始於庚辰夏五

月又五越月而卒其役凡為宮室殿五楹廡東西各八
楹戟門三楹櫺星門三楹鄉賢名宦祠各一楹堂三楹
齋東西各三楹儀門三楹學門三楹東西號舍各十一
楹其餘牲所神厨廩庫咸備右高為廟左下為學崇卑
就列嚮皆因形棟題約制輪奐飭觀聖靈既妥賢才斯
萃惟君思創樂成猷厥終始乃令教諭李崇實狀列其
事請紀諸石按志云畧陽地自漢歷唐宋為沔州隸興
元府元始徙州治於鐸水改略陽為縣隸之至正十年

縣令李舜臣建學於縣治北國朝改沔州為縣與略陽俱隸漢中府洪武四年縣丞葉禮徙學於縣治東北正統十三年大水學宮壞教諭譚志學修之成化四年又大水學宮又壞知縣李鑑修之坡之開此地也拓土得古碑視其記寔李舜臣徙學故地也蓋自葉禮改徙之後迄今凡三遭大水而後徙徙地仍復其故云豈非定數哉夫略陽為古羌氏之域至文王行江漢之化其風氣已開文命漸被矣矧由數代以及我明立學崇教之

盛則習俗移易其何已乎然百餘年來人物聲名尚
非融顯豈以偏處梁雍之間乎亦由屢兵薦沴役煩生
鮮而士不得以隆其業也呂君之蒞關南拊循其民簡
練其卒厚農薄歛芟寇清刑然後興廢舉墜修學敦教
獎官師勵人士以行其政教焉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
之矣余於關南庶其見之昔文翁興教相如為師蜀之
有學蓋肇於此今茲之建是宅阜隆以降湍悍構造維
新地復其舊天相人協理臻勢會肆寧厥居是惟永觀

俾俎豆之事表行西南弦誦之音流於漢沔文翁豈專美耶後世必有考畧陽之學究其文物所從來者矣則呂君功德何可以弗著哉

遂昌縣相圃射堂記

湯顯祖

蓋今上二十有一年三月望後三日予來遂昌又三日

藏書無有問縣隅中或有他學舍為諸生講誦無有也
四月朔始克視事發檄有學使者陳公所為書命諸生

射諸生皆對不能云無射堂也按縣治南石梁緣溪而
迤有斷垣負牛山故令鍾嘗為若堂者今廢而其旁毒
仙人有宮壩蕪甚衍可以相益諸生言如此為之欣然
望吉乃授地形於學官於君可成周君思問黃君繼先
且以報學使君且營射堂矣請以學租三千錢為端而
予為縣官于祿入固無所愛凡訟之獻金矢而不直者
賦其材或以輸作會夏五月大雨水諸山之材畢來工
作咸集六月堂成迫東坡地而蒼其西山有峯溯澗而

遙門其空夕陽也門之中引泉為池池之上除道甚修
凡百數十步而垂堂可以馳步射也道左右各廣丈餘
而畱若繩為學舍者各十五屬之門其舍容二人合之
可坐生徒六十人閭閻如也繚以垣六月芸七月獲作
者若休八月而後克成費百金其右旁武射場也尉率
歲閱兵壯兩肆餘月課捕盜賊射虎尚不中程何以令
士射夫士射亦禮射而可耳六藝射於禮樂為近天子
之選士祭必射於澤宮卿大夫士歌采繁采蘋言士有

幽微而可采也予所以為池將歌頻繁而薦士焉非射而已也男子始生為寓弓矢以射天地四方必先有志於其事勉所以不愧為男子者噫豈惟射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記三

佛字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唐劉禹錫

佛薪盡於乾竺而像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為淨土
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為彌
勒像者重千鈞眸容端相人天兩足鳬氏卒事而他工

未備故寓于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贍禮發信
赤眉白足入諸天域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
信財無量繇是鳩工以嘗巧募徒而畢力四革增喜工
麾以股中樞外脈陰轉陽動歛如地湧岌如山行大匠
無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鬘葱龍四
垂邑人膜拜如佛出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於佛前因持
片石乞詞以示後按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坪庫皇
唐神龍中為水所壞有波那賴邪國僧廣照浮海而至

頓錫不去遂移於今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崗其經始與克終皆蕃僧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夔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願崇建有為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左右逮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塑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壯金浴鐵強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麤撲為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蘓迷盧之半為

忉利尉候北方毗沙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
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
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之境常憍尸
迦將破怒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頓
一戟斬迦婁而垂翅拔修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搜
藕絲蓋多間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
便救護之門昔縛喝伽藍北虜感夢而懺悔近于闐聚
落西羌覩相而來降其威神營衛肸靈應事無虛譯

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贍部有緣謂西域瞿薩國

本天王棲神之處也廬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

像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為僧乾立所

居乾每調磬不安旬日方悟遽徙他室昉誓造北方變

梁朝謂雕塑像亦為變也請押衙熊輅為導首輅遂與執白籌者郭

宣熊師佐等縱臾間伍為說第一施結增上緣獲零慳

貨貝共二十萬輅厚自損徹周歲功就乃多間儀形嚴

毅如生眉結雲聚目稜電擊猛焰聳肩蛟蜂搶軒金塗

錯落而燐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或變魑
蠻側硯是不翅擊三戶磔五冢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凡
四事堂內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拘怒付留惡觀吁可
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林尊乞靈福既據我靈詎乏主
噫予曾服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于此會
計闇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與輅為學性端介敏辯王
公多伏之復悟禪那宗要得總持契訣常持北方真言
大中三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迸射搏之

及面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
定州差輶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禦張目曰世途若此
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鶴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
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間居漢上輶為交趾使入
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寔焉

廬山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為山岳洩而為川瀆然則
匡阜之氣一作境一作其大也一作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拾

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棲禪
子不知其幾許臘而瓊行竣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
信宿忘返一無此十八字乃及一作顧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

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初一無此字毫髮我植今環人

臂烏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灰一

亥生落之榮悴去留之沿沂雖云云一作自彼而於我

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故

一本作固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烟雲生一作雜於履鳥風嵐

出

一作嵐
霧生

於襟袖羣形浩擾

一作併
人或作入

眸子每至

烟雨初霽

山光澄練冷泠仙語如在耳右况又聳凌兢

上冥冥安

一作馬
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邱連駕盈縮造

化吐納顓氣絕慙容於垢面遠喧卑於腥

一作臊
之臊

穢乎何

不得然

四字一作不
得而然者

蓋鈎也餉也名為利鈎名為利餉

吞鈎食餉手足羈鎖彼安

一作馬
得跳躍於此乎是知夫

禪僧心去桎梏

一作大禪子
脫去桎梏

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

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塞徑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

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也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宋歐陽修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為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媿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鍊調筋柔革

此工之盡力也斤剗鉏夷畝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

施以報焉且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德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礱而載於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喜也乃

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蘇轍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
敢留二月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
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
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
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
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

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
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
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
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
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
新之完壯邃密盡復其舊願為文以志之余聞之求
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
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為道也輕此

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置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驕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間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山

蘓轍記

上天竺復庵記 陸游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庵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峰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為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浴濯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為傳授講習梵唱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

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既成命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
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
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
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
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況物外道
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為職業愈
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
法師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

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為退居之舉傾竭橐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竺之衆不啻敝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為西方之歸則復庵又一敝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國相寺重脩記

明李夢陽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

而中立有鶴巢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問之長老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瑜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頽而下者蕪僧闡教汙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損破鳥鼠穢之往來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國初劇王氣塔七級去其四崩齧幽窟狐狸魑

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耶僧廢之耶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之於是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古跡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存峻峙可遊遊者挈醪榼榼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叩彬之門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鐘樓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戶趙越等寔助之涅塑其像設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

古峯者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年餘矣而
空同山人為之記

徹空庵記

沈明臣

徹空者山僧也邵武之光澤縣人年二十餘能持戒行
凡六根之賊一切屏棄不用與其徒一二人枯坐於夷
山大王峯之巖阿中巖阿故漢張仙垓坐解處福建左
方伯龍巖趙公右方伯楓潭萬公高其行檄建陽包丞
大中崇安廖丞願屋之以居二丞受檄戒途往相厥地

岱山人四明沈明臣舉人吳門吳木同視可否相與指點之峯陡峻峭削四面壁立若天柱然為武夷諸峯冠四人呼土人與道士為先導遂杖策往峯之麓稍陂陀可著步至峯腰皆下歛上哆不可登雖間有登者亦樵人牧豎學猿猱以度耳土人引至南偏有累石十數尺石上架梯十數級皆帖壁陡樹組以藤竹因蟻附攀援而上稍東數武即徹空坐處草團蒲寢了無長物二丞問所欲為徹空遂詣南偏石壁間研開一隙處僅盈尺

許分尺兩崖騰踔而上云有故路逶迤可尋當用梯四
層凡若干級可達峰頂峰頂有昇真觀遺趾礎碑具在
可屋二丞乃捐俸如干緡徵工僦巧取五材以成之峰
在半空中矗立雲表五材不可力致二丞又相與設策
置轆轤飛輓以上肇工於嘉靖丁巳七月旣望不踰月
告成凡為屋三楹面南構櫨根闢居楔皆完雲霞吐吞
窓几間可披可餐萬峯九曲可俯而盡梯如其請皆巨
木堅牢可數歲計屋外有投龍洞垂綫千尺可得泉旁

有天鑑池水澄碧可鏡古樹奇花珍禽瑞草可類視不可名狀峯下南去通止止庵可路闢草成之計如千丈屋成而問名於山人山人曰茲為徹空作也予何名曷名其名况亭亭太虛去天尺五已徹空中耶包丞因作三大字扁之復與廖丞請山人言記之山人言恐不足為諸公重且貽山靈羞竊惟茲峯絕頂自昇真觀廢後不知凡幾百年未嘗有屋之者而屋之今日乃二方伯公耶自魏子騫化後又不知凡幾千百年未嘗有居之

者而居之今日乃一徹空耶是又不能無言因次第書
其歲月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喬元賦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記四

神廟

東封泰山記

漢光武帝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
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輒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
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襄成

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昔在帝堯聰明密微
讓與舜氏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
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
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
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
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烟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眷
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
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

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
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
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
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是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
元肅恭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怒皇帝唯慎
河圖洛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
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
守師士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

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興不能明經文以
章句細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
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黃陵廟記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
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
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巍巒屹列

作三峯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犧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縉雲縣城隍廟記 唐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耋羣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云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宋王安石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

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為堂庖廡已又為閣置九
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為之臨川之城中
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於江城之東以溪為
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為祥符觀觀岸溪水
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
游而樂之以為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况吾父母之州
而又去吾廬為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為吏獨其心不湏
更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

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耶
道士之所為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
得耶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
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王安石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歸然溪之沄
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窻牖之間者曰祥
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陞之

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窓中象三旁
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
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
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常與余遊余之歸表
語其父之事而乞余文余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
動人者道士也余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

紫虛觀記

明劉基

縉雲之山桐溪出焉東南流入于好溪其南曰少微之

山是為括蒼洞天有觀曰紫虛紫虛之山水清奇幽邃
甌括之間無以為比自唐宋以來神仙鍾離先生呂洞
賓皆常來遊而章思廉徐泰定即其觀之道士也皆以
羽化去其事蹟顯著人能言之不可盡述也履其地思
其人寧不飄然有凌雲之志哉

重脩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况鍾伯律奉璽書擢於蘓
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千餘人

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
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進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
傾仆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
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
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十楹繚
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祇
祀於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愧悔
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

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
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於江南列郡至
蘓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
官侍郎為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
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
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
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
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

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
差狃於必勝窮兵瀆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
身戮妻子為虜是欲求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
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鬪訟之
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爾民欲為泰伯
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
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
何有則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

為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蘓州之民而已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三